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四十六回 過桃溪突遇野鬼 游梅峽又見人妖

碧玉山之南有地名桃溪者，古時任翁曾種桃於溪岸，繞溪十餘里毫無雜樹，概種紅桃。桃花放時，一色鮮紅，燦若堆錦。任翁無他餘業，只此溪桃。然此桃結實成熟，其味甚美，其大異常，售諸市中，買者極眾。任翁得此，頗敷日用。自翁辭世，溪岸尚有餘樹四五，日復一日，久已老乾無花矣。村人故以桃溪名之。溪左崖畔一洞，幽深莫測，其中常有鐘鼓聲，村人皆聞。好奇者每於鐘鼓響時，至洞窺之，又無他異。惟寒氣一派，力可觸人於地，淒如冬日之風，如到晚間，洞內鬼磷無數，陸續而出，愈出愈多，久則沿村皆然。俟至四野雞鳴，鬼磷閃閃，魚貫入洞，村人因號為「閻王洞」云。

三緘自得紫霞救後，獨下山來，環顧門徒，無一在者，隻身奔走，景況淒涼。行至日西，來到桃花溪頭，靡有息足之所。沿溪直上，見此石洞，心內欣然曰：「是洞幽深，差可習道，惜弗知得，命二翠弟子居於此焉。」思之未已，不覺野煙四起，天門已閉。三緘難以前往，遂於洞中跌坐，凝神靜氣以煉其功。

條至更初，洞後如有數十人，嘈嘈雜雜，細語莫辨。頃之各執磷火，自內疊出。瞥見三緘，有卻退不前者，有繞道而過者。

三緘睨視，盡皆披髮赤足，猙獰可畏。卻退者似有請於後洞，俄而擁出無數磷火。中一高大厲鬼，齒長約有寸許，形像兇惡，人眼怕人。行至三緘之前，挺立叉手。三緘如未見也，而仍凝神煉氣焉。

厲鬼吼曰：「何方野道，膽敢奪吾洞府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非為奪爾洞而來，因碧玉山惡妖擾亂，吾收伏後行於此地，日已西墜，暫借貴洞以容一夕之身也。」厲鬼曰：「洞各有主，此洞原非爾有，爾既借宿，當亦通問主人。」三緘曰：「遠方行人，只以此洞無人居住，止宿一宵，諒亦無妨。不意其中有主之者，若吾早知，安不通問。」厲鬼曰：「吾知爾以煉道為恃，其視吾輩如同兒戲。爾能收伏妖鬼，吾今宵與你試試道法。如能勝吾，拜爾為師；如不勝吾，拘爾在洞以供驅使。」三緘笑曰：「爾欲與吾試法耶？」厲鬼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所欲試者何法哉？」厲鬼曰：「將爾收妖伏鬼之法，試與吾等一觀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欲觀之，待吾試之。」厲鬼曰：「爾且試來。」三緘暗將寶劍取出，金光一亮，一金甲神接過手中，扭著厲鬼。群鬼伏首地下，聲聲叫饒。

厲鬼被擒，只見劍光繞項，畏甚，亦跪地言曰：「不知仙官至此，有犯多多，望仙官仁慈，施恩野鬼。」三緘曰：「幸吾得了大道，若屬凡夫俗子，今夜被爾羅織死矣。爾試思之，豈有毫無道術者，敢以一人獨居爾洞乎？」厲鬼曰：「今而知凡人不可易視也。祈仙官憫念無知，釋卻幽魂，恩銘肺腑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自茲毋得在此村中擾害居民，吾方釋爾。」厲鬼曰：「謹遵仙官之命，不敢有違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念爾初犯。」剛將寶劍收轉，厲鬼叩了頭兒，即便欲行。三緘曰：「休即去之，吾尚有言詢爾。」厲鬼聞說，統群鬼侍立兩旁。三緘曰：「爾等聚處斯洞，其約集而來歟，抑素居於此歟？」厲鬼聆茲一問，雙目垂淚，咽鳴不能成聲。三緘睹是情形，究詢所以。

厲鬼且泣且言曰：「曩日蚩尤作亂，吾統村人避於洞中，後被蚩尤游卒搜巡至此，村民數百盡遭慘殺。靈爽不散，而今尚聚於斯，從未嘗取討民間一盃酒食，即夜出遊轉，都未驚及村犬。」

吾雖野鬼，尚可以不愧於天，無尤於人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輩居此長夜漫漫，不思復見天日乎？」厲鬼曰：「復見天日，安有不思，但無人提攜，如何得離苦海？」三緘沉吟良久，曰：「待吾道成時，超拔爾等復投人世，何如？」厲鬼聞之，與群鬼叩首謝恩，歡欣不已，於是群鬼不捨。三緘曰：「自圍著坐位。」厲鬼曰：「吾等居此，尚有一難未除，懇祈仙官除之，以安眾魂，亦是大德。」三緘曰：「既已慘死刀兵，復有何難？」厲鬼曰：「因吾輩在世所行，不合天意，有懷奸詐而損人利己，有行忤而忘及劬勞，故厭上天不得其死，且於死後骨堆洞內，常被野獸咀嚼不休，吾輩靈魂痛入骨髓。所謂有難未除者，仙官當亦聞之而心傷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俟野獸來時，吾力除之。」厲鬼曰：「仙官除之，不過殺其一二，然野獸入洞，陸續而至，安得一時盡誅？」三緘曰：「如爾所言，吾又何能除爾輩之害？」厲鬼曰：「仙官如肯施恩救及吾輩，特易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所易安在？」厲鬼曰：「野獸之一出一去，皆當方所司。仙官如呼之來，告以禁止，則野獸絕跡，而吾輩安矣。」三緘曰：「這卻不難，爾等侍立於茲，待吾喚及當方，一一吩咐。」眾鬼繞座再拜，不勝欣然。

三緘口誦真言，當方忙忙促促來至洞內，跪而請曰：「仙官呼小神，有何驅使？」三緘曰：「是洞殘骸，皆遭劫難而慘死者，常被野獸濫嚼，痛及靈魂，爾須禁之，毋准入此洞中以嚼枯骨。」當方曰：「上天所愛，皆以忠孝節義為重。如係忠孝節義之輩，即屍骨堆山，正氣常伸，野獸斷不敢侮。此洞不能禁止野獸者，大約盡屬邪淫奸詐，死於是而應遭此報也。仙官何必施恩於彼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彼即無忠孝節義，慘死是洞已歷多年，野獸嚼彼枯骸，何止萬次？罰至於此，應無長受之理。爾聆吾言，其禁止之，如有天仙斥責，爾言出自吾意，諒不罰及爾躬。」當方曰：「仙官吩咐，敢有不遵。」遂至洞門繪一符篆之形，轉而稟諸三緘曰：「有此符篆，野獸不敢復來。」言罷，叩頭而去。群鬼曰：「若非仙官至此，吾等苦況不知受至何年。仙官仁恩真同再造矣。」於是拜舞從新，如崩厥角。

三緘曰：「吾既見爾濫嚼之苦，爾等自此宜斂跡潛形，須知在世未為好人，沒後當作好鬼。上天有眼，自能赦宥爾咎，福地投生。」群鬼曰：「仙官之言刻骨銘心，不敢忘也。」話猶未已，四野雞鳴，群鬼紛紛入洞而沒。

三緘見天已曉，用斬妖寶劍在石壁上題四語云：「古洞幽深野鬼巢，飛磷夜夜走荒郊；問來盡屬生前錯，自此還宜舊孽拋。」題畢出洞，暗思諸弟子因吾困於惡妖，四散紛然，不知何時又得聚首。今無同侶，獨具隻身，且於市鎮中結些善緣，以好向南嶽而游。

計定前行，行約百里，已至古銅鎮。煙火輻輳，有數千之多，貿易者流紛至沓來，朝日不斷。三緘入市，沿街化導，奈無有人結此善緣。夜歸旅舍，次日又在鎮內勸化，轉至西街，突一少年見三緘勸畢，而與之言曰：「道長化世勞矣，請入茶肆消閒片刻，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有何事而請吾耶？」少年曰：「吾自有求於道長也。」三緘曰：「何必茶肆，即在靜室亦可言之。」遂導少年至己旅舍。剛入室內，少年躬身一揖曰：「寒家有一怪事，吾見道長器宇不凡，必諒法妙道高，能收妖鬼，敢祈賜步為我除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家之妖作弄如何？」

少年曰：「吾家所供家神，原係先祖遺留，屈指算來百有餘歲，每當佳節供以酒肉，從未見其能食者。忽於前日吾母壽誕，以酒肉供之，收盂時絲毫無有。吾戲而言曰：『吾家菩薩活矣。紙寫的都會吃肉，如刻作木板，怕要咬人。』此言一倡，家人道怪稱奇，喧闐滿室。無何，兩個女嬰，一個男孩，倏然不見。室之內外搜尋已遍，形影毫無。吾母駭極，忙焚香炬，向家神位前許曰：『今日獻神，不見酒肉，恐家人滋惑，說有不經之言，得罪菩薩，如將我兒女放出，明日另具牲酒，以享神祇。』言甫說完，兒女俱出。次日無人得暇，未有酒肉祀神，又將兒女掩之。急烹一雞獻於中堂，兒女復出。不知是何怪物作祟如斯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歸，明日已刻前來導吾。吾至爾家，自有區處。」

少年歸去，果於詰朝來導三緘至家，安於室內。三緘秘囑之曰：「爾可烹熟牲酒，照常享之。」少年如命。三緘暗裡偷視，乃狐疑也。狐疑吃罷酒肉，仍然隱身龕內。少年曰：「這點不腆之儀，菩薩盡管飽餐。下民二次無有銀兩買牲酒矣，菩薩如要常享，須默佑我撿了金銀，日日都獻酒牲。如若不佑，一味徒食，恐莫得重多耳。」狐疑在龕內答曰：「菩薩不食人，等人來食菩薩不成？倘不以牲酒享我，我愈作怪，叫你那糞泥水臭得難聞，叫你那黑母雞要生白蛋。」少年曰：「天地間豈有正神要人性酒；要人性酒者必非正神。吾誓聘高人，以淨瓶收爾。」狐疑曰：「菩薩不一，泥塑木雕的乃不食牲酒，曉得說話的牲酒不吃，未必拿來宰死？爾道我神屬不正，爾又是正人乎？自古及今，原以正人而供正神，神不正皆由於人不正也。」

爾胡不自思忖，轉欲聘請高人來收吾耶？吾且問爾，如今世道有幾個高人？人若要高，高不過顯道神。汝去請來，吾亦不畏。

若除顯道神外，而要收吾者還早。汝不收吾，吾怕要收汝子孫矣。」主人曰：「菩薩以不正咎吾，吾究有哪些不正者？」狐疑曰：「汝之為人，欺弟年幼，偷私落己，存心不正也；謀李姓之妻以為妻，娶妻不正也；前妻有子，逐之在外，待子不正也；後妻有子，任其辱罵，長上教子不正也。有此數不正，乃招吾神之不正，汝不自怪，反怪吾哉！」主人曰：「以汝之言，來住吾家許久乃去？」狐疑曰：「我之去日未有定期，除非得晤吾師，吾即去矣。」主人曰：「汝師為誰？」狐疑曰：「天上仙官，非人間俗子耳。」主人曰：「汝毋支吾，早去的好。」狐疑曰：「早去晚又來耶？」主人曰：「吾與汝言，汝如肯去，吾以牲酒炬帛送汝。汝如不去，所聘高人一至，必將汝軀收入淨瓶，難以得出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常誇爾所聘高人，吾倒要待彼來茲，與之一試道法。如不勝彼，吾即去之；如彼不勝吾，汝家愈遭吾害。」主人曰：「何害之有？」狐疑曰：「不惟焚汝居室，且將汝家人噬盡焉。」主人駭甚，趨入室內，問及三緘。三緘曰：「毋畏，有吾在此，無論天妖地怪俱能收伏。汝去與伊說，有人會汝。彼問何人，汝言碧玉山中惡妖所擒者。彼問在何地，汝言不知。如再問時，汝言已向南嶽而去。」主人果出，一一言之。狐疑曰：「此人安在？」主人曰：「已游南嶽去矣。」狐疑泣曰：「是即吾師也，恨吾未遇之耳。」三緘見狐疑尚有念師之情，乃出堂中，向龕內詢曰：「汝識吾乎？」狐疑見是三緘，翻身跳出龕來，跪地泣曰：「自師為惡妖所擒，弟子在碧玉山駐了數日，未見影響。復上峰頭密密訪尋，亦無動靜。不得已而轉歸山麓，諸道兄又不知所之，弟子一人無有侶伴，乘風空際，四下雲遊，俯視此家常有黑氣出於室外，因而入宅享點酒性。孰意與師相遇於是。」言罷，大哭不止。三緘曰：「師自下山時，不見諸徒所在，心思耿耿，兢兢獨行。來至古銅鎮中，突遇此家少年聘吾收怪，不料即是爾也。師今有爾，師心稍慰，以下弟子沿途訪之。」言此，主人攜狐疑手而謂之曰：「爾在龕上一言一語，甚是驚人。吾以為非係三頭，必屬六臂，今一相見，猶然人也，可惜食吾牲酒如是之多。」狐疑曰：「爾以牲酒享吾，還不是各得一半。」主人曰：「享爾幾許，爾食幾許，何得一半？」狐疑曰：「享吾牲耶，湯為爾食；享吾酒耶，瓶為爾有，非一半而何？」主人笑曰：「如是說來，未免虧負爾矣。」狐疑曰：「自此又讓爾去為神，有胡不可。」三緘曰：「閒言休講，吾將行矣，弟子可謝主人。」主人苦留一宵，師徒次早不告而去。

離了古銅鎮，直向南嶽而游。狐疑曰：「弟子幸得遇師，不知西山道人、三服、棄海、椒蜻二子、狐惑、樂道以及野馬等散於何所？」三緘曰：「如其同集一地，一遇無不遇之。如其各散一方，則恐難於相聚。」狐疑曰：「聚有奇緣，散亦多奇事。如碧玉山內無是惡妖，師徒分別何從？若弟子只想沿途討點酒食，何期遇師於此。」三緘曰：「豈止聚散，天下事每每有出人意外者。」一師一徒正談論間，翹首望去，遙見兩山高聳，野霧迷濛。三緘曰：「此山好似碧玉，不知何名。」訪諸行人，皆曰：「雙峽山，山多梅花，五色俱畢，每到十月，讀書好游之士，常攜酒來此賞雪觀梅。石壁詩詞所題甚多，古稱為梅峽，今仍其名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峽中若何形象？」行人曰：「內有小溪如蛇，消納山水，溪之兩旁一帶梅林，居民最眾。中一市鎮，名落梅溪，坐賈行商多於此集。」三緘問罷，直向峽口而來。剛入峽時，日已西逝，師徒竟到落梅溪內，覓一旅舍居之。

次早，三緘出舍仰望，前山壁立，梅花萬樹，嫩葉垂青，後山亦然。三緘暗思：「此峽深長如是，真地之變化莫測者也。」因於無事時，命狐疑同步前山之頂。左右環顧，煙火連雲，繡壤層層，不知幾千萬畝。前山視已，又至後山，但見碎石縱橫，恰似魚鱗，入眼如筍。山下村郭雖不及前山平坦，然而小峰羅列，秀色可餐。三緘觀望多時，慵於玩賞，遲步歸市。甫至落梅溪外，一少年來自當頭，望見三緘立而視之，若欲有言而又畏誤認其人之象。三緘思在諸子，未暇觀人。狐疑見少年情形，思及少年容貌，而暗與師言曰：「此少年見吾師徒，似有所言而中止者。弟子細細思之，其人非他，乃富良村之人妖號『紫光』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是人妖，可呼之來。」